

儿时过年

■毛德民

我说的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儿,那时虽不富有,但人们把过年看得很重,一般从进入腊月就开始准备年货了。小孩子盼着年早早到来,因为只有过年时才能吃好的、穿新的。

过年首先要给小孩子添新衣服,那时没有卖成衣的,就连缝纫机在农村也很少见,只能一针一线地缝新衣服。衣料有花洋布的,男孩子、女孩子都可以穿花衣服;还有自己织的土布,染一下,做出的衣服也很漂亮。

男孩子喜欢放炮,买一挂小鞭炮,再买几个大雷子炮。初一早上,男孩子早早起床,听到哪家放鞭炮就往哪家跑,争着捡拾那些没有爆炸的小鞭炮。当拾到带捻子的鞭炮时,我们就特别兴奋;拾到没捻子

的鞭炮,就把炮纸撕开,露出里面的火药,点燃后依然很好看。

过年还能吃上好面馍和油炸食品,这在平时很难吃到。馍得蒸好几锅,一直能吃到正月十五,其间按老规矩不能蒸馍。蒸好馍、煮好肉、炸好丸子,先让我们小孩子吃,吃好就一边呆着去。因为过年讲究多,大人怕我们说不吉利的话来。我父亲有制作糕点的好手艺,梅豆角、马蹄酥、京果、散子都做得很有特色。父亲不仅给家人做,还应邀到别家做,这个时段是他大显身手之时,往往受到家人和街坊邻居的夸赞。

“灯笼会、灯笼会,灯笼灭了回家睡。”这是当时的一句顺口溜,到街上比灯笼,是过年时小孩子的又一大乐趣。我父亲的手很巧,制作的灯笼也很有特色。记得那是1956年,我父亲

制作了一个船灯,上边还有两个小人在划船,栩栩如生,吸引了好多人去看。一个晚上点一支蜡烛,蜡烛灭了就回家。不会做灯笼的,就在红萝卜中间挖个槽、倒点油,点着捻子后,一忽闪一忽闪的,人称“忽闪灯”。

小孩子慌着过年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能得到压岁钱。大人在除夕夜给孩子发压岁钱,不多,两毛钱。大年初一早上,晚辈要给长辈拜年,拜年时嘴要甜、动作要快,“爷爷”“奶奶”“大爷”“大娘”地叫着,跪在地上就磕起头来。长辈们说“免了”之后,就开始给晚辈发压岁钱了。大年初二走亲戚,自然又有压岁钱进衣兜儿。春节期间所得的压岁钱,一般都交了学费,买了书本。那时钱很紧张,用到自己身上的也仅仅是买几块糖而已。

■陈利娟

每每读到林清玄的散文,总觉得他恬淡自然的文章中总蕴含着细腻的情感,透着几丝禅味。而给我印象最深的,是林清玄的《天寒露重,望君保重》这篇散文。

作家曾经写到,他的母亲每个星期都会给他寄一封信,每封信的结尾必有一句话:“天寒露重,望君保重。”文中写道:“每年冬天的每个周末,我都期待着接到母亲的信,每当我看到‘天寒露重,望君保重’时,内心总会涌起无限的暖流。在这么简短的语言里,蕴藏了妈妈浓浓的爱意……”每当读到这段话时,我都会被深深打动。没有太多的叙述,没有复杂的情绪,只是一句轻轻的“望君保重”,仿佛一阵清风拂过心田,仿佛远方的母亲在耳边叮嘱:“天气凉了,你要注意身体。”每个离家的人读到这样的话,恐怕都会勾起无限的思乡之情。

不知不觉中,我又离开家半年之久了,工作繁忙加上

孩子年幼,我回家的次数减少了许多。寒假回家,爸爸像往常一样到车站等我。在他转身抱孩子的那一刻,我看到爸爸的头上不知何时生出了白发,伤心、感慨、不舍,各种滋味瞬间在心底涌起。

看到那些久违的面孔,我笑着有点不知所措。虽然这半年发生了许多事情,但大家依旧好好的,这就足够让人欣慰了。妈妈早已把我卧室里的家具擦了一遍,床单、被套也洗干净了,我可以舒舒服服地睡在自己的床上进入梦乡。

只身在外,当思乡之情如潮汐般反反复复地向我涌来,在这样的夜晚,我知道母亲一定靠在窗前,昏黄的灯光下,那是世间最美的姿态。母亲额角的汗珠滴在我的旧衣服上,她手中的针线和快要补好的衣服就像闪闪的星星,远远的、寂静的,不可预期地开遍了田野,连心也慢慢变得温柔起来。夜风是温柔的,月光是温柔的,母亲的眼角布满了温柔与慈爱。此刻,我只想为你们遮雨,给你们一个温暖的避风港,安顿

你们饱经沧桑的心灵。

短短一个假期转眼就过去了,我没有怎么外出走动。上学的时候总想着离开家,现在只想呆在家里,陪陪家人,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,我要好好珍惜。

要走了,爸妈到车站送我。妈妈说:“又要等半年才能见面了,不知道垚垚那时会长多高。”很多不舍,但还是要离别。世间的离别总是带着眷恋和伤感,但不至于太悲伤,因为我们的离别里藏着重逢的期待。车子开动了,父母的身影逐渐模糊,我搂紧怀中的幼子,带着这份期待再次踏上征程。我忽然意识到,在这个世界上,有些事情只有父母愿意为你做,而且做得这样自然而然,做得这样无怨无悔。

简单而又丰沛的爱,平常而又深刻的心。父母的一生都充满着简单生活的美,美在自然、美在简单、美在含蓄。

“天寒露重,望君保重。”我轻轻朗诵着这句温暖的话语,天涯咫尺,遥相期许,以此怀念我的家人。

我的父亲母亲